

终于即将到来——这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时期，风力减弱，降雪变少，每年只有5月和10月会出现短暂的10到15天。而今年的窗口期更是短到只有2天：5月20日和21日。

准备冲顶！

“出发前的送行饭是一顿火锅，印度女孩西玛哭了。这是她第二年挑战珠峰，第一年她两次抵达四号营地，都因为天气太差，被迫下撤，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。家人对她说：‘要么登顶，要么去死。’这句话，像一个诅咒。”

终于，全队攀登到了“洛子壁”的脚下——再往上，1400多米的冰壁几乎是垂直的。从这里开始，大家都要戴上氧气面罩。

“面罩一戴上，我就觉得不对。呼吸非但没有变轻松，反而更费劲了。我以为是自己不适应，后来才知道真相：两个向导给我拿的面罩大了一号，全程漏气；而且他们给我开的氧气流量只有1升每小时——正常攀登的标准是2到3升。也就是说，我几乎是半无氧状态，在爬七八千米的雪山。”

别人吸着氧都走得艰难，阿思却冒险摘了面罩，无氧爬到了7100米的三号营地，再半吸半

不吸地背负着30斤重的装备爬了整整11个小时，向海拔7900米的四号营地进发。

就在距离营地不到50米海拔时，她的氧气，耗尽了。“手脚慢慢软掉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像被抽走电池的玩偶，直接蜷缩在雪地里动不了。”而她的两个向导，一个都不在身边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个路过的夏尔巴人停下来，说了句“你氧气用完了”，帮她换上了新气瓶，拍了拍她就走了。“我连他的脸都没看见。是一个陌生人，救了我一命。”

终于爬到四号营地时，她已经虚脱到需要人搀扶才能走路。连脱掉装备的力气都没有，钻进帐篷倒头就睡。

晚上9点，她的夏尔巴向导Pempa叫醒了她：“现在出发冲顶。”

“我迷迷糊糊问：不吃点东西吗？他说：大家都这样，不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所有人都是吃过饭才出发的，只有我没有。”阿

上图：从海拔6400米的二号营地向海拔7100米的三号营地攀登。

思说，“高海拔冲顶，吃饭、喝水、睡觉是三件头等大事。可我的向导只给了我一瓶热水，就催着我上路。我啃了半根能量胶，跟着他们走进了黑暗里。”

又爬了大概300米的垂直高度，她从队尾，拼尽全力追上了前面的队伍。然而，冰爪一滑，整个人摔在陡峭的雪坡上，全靠上升器挂住才没坠下去。

黑暗里突然失去平衡让她惊慌不已。阿思挣扎着爬起来，心率狂飙的她，对着向导喊：“Oxygen bigger! Oxygen bigger!”（调大氧气量！调大氧气量！）